

飓\风\着\陆\之\前

刘 愚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飓风着陆之前

刘愚

湖南文艺出版社

I247.5
674.43

143211/07

(湘) 新登字002号

飓风着陆之前

刘 愚 著

责任编辑：肖汉初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8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220,000 印数：1——7,500

ISBN 7—5404—0928—2

I·736 定价：3.90 元



作者小传

刘愚，男，生于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一九七三年元月高中毕业。回乡务农多年，享誉民办教员五年。一九八二年参加全国高考幸运就读郴州师范。一九八五年又到郴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进修两年。今在湘粤两省交界处的一所中学里任语文教师。

序

陈 辽

去年夏天，老友肖汉初同志寄来一部书稿《飓风着陆之前》，要我看看提些意见，说湖南文艺出版社打算出版这本书；并对该书作者刘愚的情况作了简要介绍。我当时正患眼疾，看原稿很困难。但老友交办的事还是应当尽力完成。因此，还是拿起原稿阅读了。

谁知一读之下，竟难以释手，硬是用了三天时间把书稿读完了。读后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一是《飓风着陆之前》写出了农村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在我国改革开放了十三年之后，几乎每家每户每人都感受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尤其是经济上的受益更是可以具体数字表示出来。但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的改革开放，也就没有后来的城市改革和其它各个领域的改革。农村的改革开放为我国的改革开放起了奠基和开路作用。那么，农村的改革开放是否仅仅是党中央某个领导同志或少数几位领导人推行主观意志的结果呢？非也。那是顺乎民心、合乎国情的历史必然要求。《飓风着陆之前》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是演绎党的农村政策，而是以独特的艺术构思揭示了这一生活真理：农村

必须改革，农村改革一定会取得成功。陈吉德原是一个智商很低、近乎白痴的人。只是因为他在城市里某个工厂当了工人，抱上了铁饭碗，于是小陈家的农民竟由于他的回乡引起了一场骚动。木匠、砌匠兄弟为争着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吉德以便吉德退休以后能顶替当个工人而大打出手；支部书记“高脚杆”也因此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木匠的儿子陈邦；曾经救过吉德一命的满满却自惭形秽，“一想到自己的萎琐模样，眼泪就忍不住涌了出来”，不得不打消了去看看吉德的念头；“高脚杆”的两个女儿菁菁和娇娇也不由自己地被卷入了木匠和砌匠兄弟之间的为过继儿子给吉德所引起的纠纷；支书“高脚杆”和会计之间的矛盾也在吉德归来后激化起来……一个白痴式的人物还乡何以会引起小陈家的如此骚动？说到底，一句话，只是因为小陈家农民穷。一个工分只有几分钱，一个劳动日只有几毛钱，谁的儿子能够过继给吉德捧上铁饭碗自然也就牵动小陈家几十户人家的心思了。小陈家又为什么穷？本来土地改革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伟大运动，土改以后我国农村生产的快速发展充分证明了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如果说，互助组、初级社还有利于生产继续向前发展的话，那么后来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却反而把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限制了农民的用武之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联产承包”（农民的说法是“单干”）已成了广大农民的心愿。正如满满吼着说的：“我要去县里上告！我要单干。人家早就单干哩，我们么子不搞单干？”会计（党员）说得更好：“社员闹单干，实质上是我们的田土在大锅饭的巨大浪费中，肚皮里太空的反映。”《飓风着陆之前》以吉德还乡引起小陈家骚动的这一巧妙的构思切入农村必须改革这一主

题，确实是作家刘愚对农村生活的新发现。因为，在此以前，任何一篇写农村改革的小说都不曾这样写过。也正因此，小说给人以新鲜感，给人以启发，给人以思考。以我所在的江苏省为例。正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用不到那么多的劳动力来从事农业生产了，于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村劳动力办起了乡镇企业、村落企业、个体企业，数以十万计的农民从事商业活动。仅仅只有十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占了江苏省工业产值的51%，超过了国家企业的工业产值。也是农村改革的成就，启迪人们必须砸烂“三铁”（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为深化国营企业的改革开始了规模巨大、广泛的行动。

然而，第二，〈飓风着陆之前〉并不是党的农村政策的演义，而是熔思想、艺术于一炉的出色长篇。恩格斯说过：“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致斐迪南·拉萨尔〉）刘愚在创作〈飓风着陆之前〉时就是这么做的。他不是表面地描写人物“做什么”，而是具体地描写人物“怎样做”；书中的人物全以“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开来，人物性格也因此分外鲜明。如木匠和砌匠，陈邦和陈项，菁菁和娇娇，满满和仓仓；“高脚杆”和会计，板车嫂和拱舌婆……全都是“对立的方式”刻划他（她）们各不相同的个性的。小说的思想倾向也就在“对立的方式”描写成功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中自然地流露了出来。

三是〈飓风着陆之前〉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给我的印象也颇为深刻。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按照我的理解，应

该是作品中所写的人物事件、思想心态、情绪感受、风土人情，都是中国所特有的；而在表现手法和技巧上又是民族化群众化的。做到了这两点，也就自然有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读者所喜闻乐见。《飓风着陆之前》显然在这两方面下了功夫。小说之所以引人入胜，我想是与此有关的。

《飓风着陆之前》原稿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直率地向刘愚同志提出了。难得的是，刘愚同志并不是机械地按照我的意见进行修改，而是有所吸收，有所参考，有所保留，有所抵制，结果把书稿的质量大大提高了一步。例如，在改稿中，他在对“高脚杆”的形象进行改动时，突出了“左”也会导致腐败这一思想，就使全书的锋芒更加锐利。刘愚同志的修改是创造性地修改。

作为业余作者，又是第一次写长篇，《飓风着陆之前》的缺点即便在如今出版的书籍中也很明显：语言的不够洗炼和过多地使用方言；人物塑造较多地采用“对立的方式”而未能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示人物；个别情节的经不起推敲（如小毛在极短的时间内即和陈菁发生性关系）。这都在说明刘愚同志在长篇创作上毕竟还是一个新手。尽管如此，我认为这部长篇仍然是写农村改革的一部与众不同的出色的作品！

因为有这段因缘，肖汉初同志让我为《飓风着陆之前》写篇序，我也就乐意为之执笔了。

1992年春于南京

目 次

序.....陈 辽 (1)

章节梗概..... (5)

第一章

1. 一个不会开列车厕所门的人引起一个农村大后生的烦恼。 (1)
2. 姊妹山下据说有一个人的脚杆一丈二。 (6)
3. 喜鹊正在集合是为了搭鹊桥吗? (13)
4. 大满姑子对付男人自有绝招。 (19)

第二章

5. “时运不济，天不我助!” (27)
6. 砌匠实实在在地砸了自己三拳。 (33)
7. “你们还，没有死?” (37)
8. “家境转好，给你娶房媳妇!” (45)
9. 女人与女人的手段。 (48)

10. 聪明人争着给蠢包子斟酒。(57)
11. 会计对支书一年补贴七百二十个工直摇头。(63)

第三章

12. 父亲为孙子做媒。(67)
13. “满满要做‘单干’的头子!”(76)
14. 焖鸡婆真可以。(82)
15. 祖祠的鬼谜。(89)
16. 送老人非常的艰难。(94)
17. “你们都给我滚!”(98)

第四章

18. 冷雨嘶嘶。(105)
19. 在事业的道路上会掉入陷阱吗?(111)
20. 窈窕女精心打扮自己去做么子?(117)
21. “邦邦顶成职就成为香包包，大满姑子寻他还寻不赢哩。”(127)
22. “你漂亮个屁!”(134)

第五章

23. “板车”之病。(138)
24. 苗竹尾巴拱“坟包”。(147)
25. 姜有么子功用?(156)
26. 挑水满姑子的健美迷倒一个青皮后生。(163)

第六章

- 27. 阿凡卡人的引力。(171)
- 28. “闹不成单干，我就死！”(179)
- 29. 现代爱情的刀把性。(187)
- 30. 小巧手帕里的杀猪尖刀。(194)
- 31. “不能再忍哩！不能再忍哩！”(199)

第七章

- 32. 人类社会是否也会有“共振”的本质呢？(202)
- 33. 木匠的婚姻观。(207)
- 34. 做妹妹的劝姐姐要规矩些。(215)
- 35. 两个青皮后生都拉下了马桩。(223)
- 36. 黑观音交易。(230)

第八章

- 37. 大满姑子的夜路。(240)
- 38. 两条鲫鱼被扔进火红的油锅。(249)
- 39. “我等你！”(260)
- 40. 铁算盘外的铁算盘。(265)
- 41. 病床没睡暖就出院了的奇迹。(273)
- 42. 一个普通党员审问一个党的书记。(278)

第九章

- 43. 木匠一个斤斗倒翻十万八千里，人家不买一个钱屎的帐。(286)

- 44. 贝贝觉得这场面好玩极了。(291)
- 45. 陈菁从老母亲的死得到了么子启发?(296)
- 46. 击鼓打锣踢毽子反映出么子?(301)
- 47. 一个不伦不类的年终分配会。(308)
- 48. 一颗赤诚的灵魂缠绕着姊妹山峰。(313)

后 记 (319)

第一章

1

“开门！”随着老牛嗥叫似的喊声，两只鼓着筷子粗细静脉血管的拳头，擂在列车公厕的油漆门上。拳头乍看起来抓得很紧，鼓鼓的血管却嘲弄般地证明，手握得无力，肌肉是松弛的。

“不开，大爷就捶！”想进厕所的人约莫五十多岁，已经融进了一层淡淡白灰的头发又粗又硬，它们被主人理成一个他自己满意的发型。额角上的头发和头顶前部分的头发向后翻去，这一上翻，头发便显得蓬松，虽然有些零乱，却使矮墩笃实的身体像是增高了好几公分。稍微多了点的脸肉使方方的脸盘有了圆圆的块头。但这似乎更是为了让人知道人物脸盘与内心的呆板、僵直。脸皮很像布纹相纸，只不过相纸雪白，而这却是蛋黄色还有点点红光亮。厚嘴唇，牛鼻子。眼珠与脸盘是那樣的和谐相称，三天也不会转动一次。

厕所门挨了不少拳头，里面却沉寂得像死水一般，毫无

音响。倒是圆门牌告示里的“无”字有点不满，每当他的拳头落下一次，它就微跳一下，轻轻地发出愤怒的抗议声。

“不开，大爷就当人的面屙在门外边。”老头子的这一声大吼，一下子把厕所旁边座位上的旅客们引得哄然大笑。几个嘴唇皮子水嫩红润的姑娘抿着嘴皮子一笑，竟然害怕老头子真行无礼，不由自主地站起身，眼睛搜寻起新的座位来。这一来，旅客们更纵声求乐了。

“老大爷，屙呀！屙给钱两块。”

“嚯！”

“快快，我们等着满车生香呀！”

“哈哈。”

“比赛开始。嗨！”

一个五大三粗的小后生憋红了脸，赶在列车服务员的前面，看了看厕所告示牌，拎动了把手，推开门让老头子进了厕所。

“他是你的什么人？”列车服务员的眼睛盯着小后生。车厢的骚动化为这位年轻姑娘的一肚子恼怒。她毫不客气地对小后生上起训斥课来：“旅行途中最起码的知识都没有，上火车来干什么？”

小后生叫陈邦。他遵从父亲吩咐，到新兴的工业城市阿凡卡接远房的大爷吉德。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尊大爷”。吉德在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就“一平二调”出去了，而陈邦是五九年才出世的。既是远房，又从来没见过面，他对“尊大爷”的亲热感当然就不浓。尽管做父亲的木匠告诉自己的大茶壶嘴子，他大爷的天赋是回老家都不知道往天南还是往地北走的，他仍然时时欠缺对大爷的照顾。

陈邦自己也搞不清楚，本大队人称为“高脚杆”的党支部书记为什么忽然对他放松了警惕，叫大丫丫陈菁跟他一起出来接这样的一位老头子。他与支书的大丫丫是“老相好”了。但大队支书却一直认为他太没出息。在一般人眼里，支书的公主丫头是应该找一个有国家粮饭票子的能干后生做东床驸马的。因此，他心里十分怨恨那以前的老土改根子，现在的小陈家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如松。没有想到，这一回支书竟然把如花似玉的丫丫送到自己身边来了。陈菁也一反往常，对他十分亲热起来。他于是时刻不离她的身边。这样就产生了他对大爷照顾不周的第二个原因。

一路去来，两个青春满溢的青年男女厮守在一起，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学会城里青年人的恋爱方式：接吻或是紧紧地搂抱在一起。小陈家入眼里看这类事情，只要搂那么一下子，女人就标志着是男人的人了。越过这条界河，陈菁还有点担心，也许仅仅就那么一点点担心了。假若一抱，抱出个么子东西来，就坏得完完全全的了。他们两情倾慕的方式是互相手捏着手。只不过，陈邦水牛样的力气往往使陈菁皱眉头。他把她手上的嫩肉皮子用指头弯弯紧紧地夹着，拉起来，然后突然松手放下。这够痛一会儿的了。刚才，若不是厕所门前引起了这样大的骚动，他还会让她不停地享受这甜滋滋的叫她全身酥软陶醉的“痛苦”哩。

听着服务员的训斥，陈邦开始倒只是青着眼珠。他受的农村高中教育也终于使他缓过神来。大爷生来就是有点蠢里蠢气，呆人死相，回老家都不知道往天南还是地北走哩，你个服务员就来个大玩熊相，有理哩？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喂狗牯去哩？态度模样和气点点也不可以多吃碗饭？坐车人不懂

的规矩，不能让坐车的和和顺顺地知道？不是的话，火车上安排服务员做什么子？一张小小的硬纸片印上路程，就这么容易标上价？它里面就不包括服务员对坐车的其它照护？陈邦长得不好看的脸盘抽搐了一下，本来就往前伸的下颌显得更长了。他说道：“我是他的么子人，你管得到？火车上装的人，都是先读过几年坐车书的？你们的任务是什么子？就是搜刮车票？还听讲铁路正整顿，哪个像你泼水倒剩饭样的？”

服务员那一张年轻姑娘的脸一下子红了。她也意识到自己的话太容易让人扯住脚，然而向这样的“土包子”认输，向那蠢得连厕所门都打不开的人认理儿短，不太丢人现眼了？铁路要整顿，与你土包子有什么相干。

“验票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工作。维持车厢秩序，也是我们份内的任务。我还要验验你的车票呢。来，请吧！”

“我没有怎么的？不要用那卵毛东西来压人。屁股不揩干净，揩干净再来寻我的那块硬纸板。”

陈邦的脑袋向后一仰，眼光瞟过服务员那张胀红了的脸，那稍微有些与她刚才的工作态度不相称的眼睛，停在车棚顶上亮着乳白色柔和光线的车灯上。他以为自己成了战斗英雄，对服务员是不屑一顾的了。脸盘子由于下颌的前翘，一下子倒像是平横着了。

满车厢的人都在注意车厢的这一头了。后来知道的人也在边笑边注意着事态的发展。车厢那一头的人踮着脚尖，往这边探着身子，伸着脑壳。有的干脆站到了座位上。

“那小子有多粗野，竟叫一个大姑娘去擦屁股。”

“你看他熊模样，多像养路工人的一把橡皮扫帚竖在那。”

“这不能怪他。刚才列车员说话也少了点尺寸。”

“蛮出色的土包子哩，一摆子话说得码价多高！”

“验方块块终归是对的。偷坐车的，百分之百是乡巴佬。”

旅客们有意无意地窃窃议论着。他们的议论对陈邦与服务员的口角产生了很明显的影晌。服务员本来就有不了放倒的小九九了，她恼火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话语回敬陈邦。旅客们的议论传到她秀气的耳朵眼孔里，她压倒对方的精神又上来了。对的，就坚持查他们的车票，打下他的气焰。这土包子也许真的没买车票呢。

“来吧，把车票拿出来！我再说一遍。”年轻的姑娘把手伸出去。不过她的口气硝烟味少了一些。一开始就来硬的，已没达到目的。

“卵有一条。硬纸板没有。”陈邦高高昂着的头放了下来。他不是听出了服务员的口气缓和了些，而是为他下一句话打垫脚板的，“我找你们撑龙头的，告你！”

“噢，我是二十一号，怎么样？不管怎样都摔不破我的饭碗。”服务员年轻姑娘银铃般的嗓音一下子变得有些焦躁。

“哗……”车厢里一片笑声。

“回座位去。牛脾气哩。”支书的大丫丫片子陈菁赶过来拉着陈邦的手。这位初中毕业生长得高高的身段，顾长脖子上的肉箍箍向人们介绍她身体的丰腴。她清楚，在车上粗颈子烂喉头与他们无益。陈邦不管多么占上风，都实打实夯烂不掉人家的饭碗。人家的饭碗是铁打的，有国家章程做保镖哩。

“嘭”的一声，吉德解完手，一步冲了出来。他不知道自己用了多大的气力，只是耳朵听见门与门框碰出了巨响。他差点撞倒了年轻的女服务员，却不明白人们在吵什么。一双眼睛滞呆地望着眼前站着与坐着的人们。